

鲍贝作品系列

转 山

转 山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鲍贝 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· 太原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转山 / 鲍贝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378-5534-1

I. ①转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0915 号

书名: 转山
著者: 鲍贝

策 划: 贾江涛
责任编辑: 续小强

书籍设计: 张永文
责任印制: 巩 璠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
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 (发行部) 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

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字数: 115 千字

印张: 8

版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8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5534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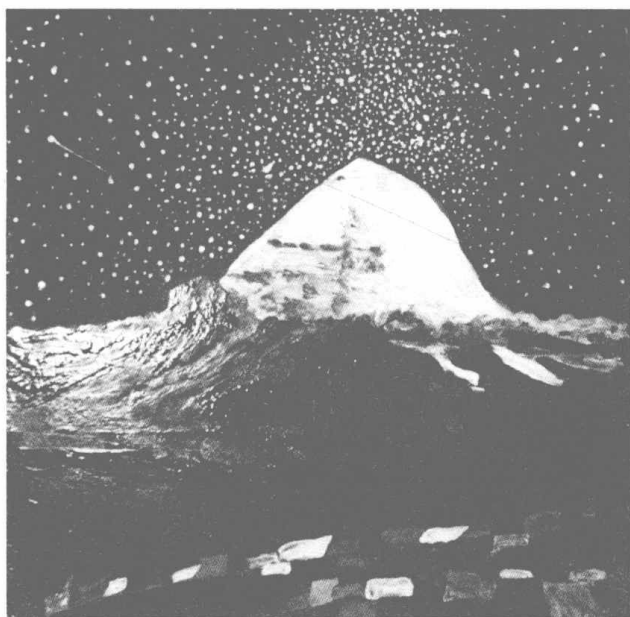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49.8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

鲍贝，摄于拉萨天堂旅行书店签售会 2017年9月2日

“致小考拉”



鲍贝 画作

三个扑朔迷离的故事，它们发生在天堂般的藏地，消逝于人间。

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1

带我去天堂 75

转山 161

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

1

我把一大束勿忘我插进一只陶罐里。最近发现用这种质朴的陶罐插花很好看，比起透明的玻璃花瓶更有质感，别有一番田园风味，尤其用来插这些粉紫色的小碎花。拧亮台灯，顺手把天棚上的顶灯熄灭，夜晚已睡意蒙眬，不需要过于强烈的光亮。

一壶老白茶刚刚煮好。花香、书香和茶的暖香交织浮动，若有若无。书桌上电脑开着，小说写了一半，故事里几个人物一直在脑海里晃动，晃动来晃动去，晃出来千头万绪，却又毫无头绪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写。正绞尽脑汁思考，手机响了一下，是有人想加微信。

在请求通过的验证栏里写着：“你好，我是《观我生》

的主人公。”

半夜居然还会有这种事发生？纳闷又好奇，摁下“接受”键，夜晚忽然变得有些诡异，甚至有些惊悚。

《观我生》是我在五年前写的一部长篇小说。小说中的主人公被我写死了，死于自杀。可是，此时此刻，他却突然出现在微信中，仿佛阴魂不散、百转千回之后又找上门来——

“你好，是天葬把你的微信号给了我。”

“啊，你好，是吗？”这深更半夜的，真吓人，几乎有点语无伦次了，“我该怎么称呼你呢？”

“泽郎。”

“泽郎，你好，我叫鲍贝。”

“我知道你，鲍贝，女作家，喜欢走世界。”

“你看过小说了？”

“还没有，是听天葬说的，他说把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了，然后，你把那个故事写成小说出书了。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不过，小说里的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，因此，小说中的‘你’其实已不是你，你只是故事最初的一个原型。”

“原型？那也是我呀。”

“应该这么说，是你的故事启发了我。”

“能否满足我一个请求？”

“请说。”

“可否寄本小说给我，签上你的名字，也签上我的，可以吗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可以！”

“太好了！我想看看你是怎么写我的。”

“是这样，泽郎，由于小说情节的推动，最后把你给写死了，不，不，我是说，把小说里的那个‘你’给写死了，不是现实中的你，请你千万别对号入座。小说都是虚构的。”

“没事没事，人最后总要死的嘛，谁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垂不朽？”他在这句话的后面特意加上了一个笑脸符号，表示他根本不介意我在最后是把把给写死了，还是写活了。他只是对内容充满好奇。这种好奇也是人之常情，完全可以理解。

就如五年前的那个冬天，也是因为好奇，我才会写下这个故事。想起来，五年前的那场旅行，也是阴差阳

错，我经过拉萨，到尼泊尔，最后到达不丹。途中遇到天葬涅槃，“天葬涅槃”是他的微信网名，泽郎可能打不出“涅槃”两个字，或者嫌麻烦，直接就省略成“天葬”了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天葬涅槃的真名应该叫利嘉则仁，是个读过很多书的藏族小伙，在北京工作。知道我经常行走西藏，便自然而然地跟我讲起他朋友的爱情故事，故事发生之前，他的朋友是个喇嘛——

“喇嘛是在二十五岁的时候，遇到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北京女孩。两人相遇并相爱了。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从小在寺庙里修行的喇嘛，一个是来自北京城的开放女子，他们把人世间最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。不管世俗的眼光，也不管佛门的戒律，爱得死去活来、爱得刻骨铭心、爱得诚惶诚恐、爱得天崩地裂，爱到背叛宗教，最后连信仰都变了。最后，喇嘛为了爱情还了俗，彻底离开佛门净地，跟着女孩到了北京。他从一个佛世界迅速坠入俗世间的过程惊心动魄，但很快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适应都市生活，除了念经，什么都不会。面对喧嚣而又高科技发展中的现代生活，他几乎连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。步入红尘的他，就是个一无所知的废物。爱情毕竟不能

当饭吃。女孩很快就把他给甩了。在北京，喇嘛一个人举目无亲，被抛弃在茫茫人海里……”

这就是天葬涅槃对我讲述的全部内容，他并没有提供其他任何细节和更多的场景，当时连他朋友的名字都是隐去的。

虽然，我对这个喇嘛的爱情充满好奇，但真正让我震撼并促使我写下这个故事的原因，并非那场爱情。爱情没什么好说的。爱情只是一场致幻。就如梦境。作为一个喇嘛、一个虔诚的佛教圣徒，为一场爱情他放弃修行，成了宗教的背叛者，成为一个现世罪人，最终又被爱情抛弃……当然，我并不想对此做出任何是非对错的评价，更无意于谈论宗教。真正击中我的是这个毫无生活能力的喇嘛。连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失去之后，他将如何获得重生？他又靠什么来支撑着顽强地活下去？

想到那个喇嘛是否能够劫后重生，又该如何独自一人去面对这个世界时，我的内心充满荒凉和苍茫。可以这么说，他和我们身处的这个现实世界毫无关系，也正是因为他与这个现实世界毫无关系，恰恰就是与这个现实世界最有魅力的一种关系——至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

我是这么认为的。

通过他，我看见孤独、纯真、挣扎、欲望、荒凉、悲绝、坚强、冷酷、成长、轮回、迷失、救赎和自我救赎等。这些原本沉寂在生命中的许多词汇，开始在我心里交织浮动，并被某种遥远而神秘的声音唤醒。一个生下来就被送进佛门去修行的生命，他本不应该存在于这个兵荒马乱的现实世界中。然而，命运却偏偏将他抛置于此。就像进行一场穿越幽暗森林的孤独的冒险。而对于我来说，要鼓起勇气去写这部小说，也像是进行一场穿越幽暗森林的冒险。虽然我并不了解他的生活状态，更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，我仍然抗拒不了去尝试书写此种冒险所赋予我的隐蔽的快乐与冲动。

从不丹回来之后，我便以这个故事为原型，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，写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《观我生》，2013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，2015年以精装本形式再版。2016年，我又把这个故事改写成了一个中篇小说《带我去天堂》，发表在《星火》第四期。

为了书写方便，把故事发生的地点北京换成了杭州，杭州是我居住的城市，写起来比较顺手。至于安排主人

公从拉萨出发，途经尼泊尔，最后到达不丹虎穴寺去跳崖自杀所选的这条路线，正是我在旅行中走过的那条路。因此，书中所提到的路线和地名几乎都是真实的。每一条路，每一家酒店、餐馆和咖啡馆的名字也都真实可寻。有个姐妹带着我的书去尼泊尔，按照书中所提供的路线，很顺利地找到了我曾经去过的某家咖啡馆，并在咖啡馆里连同我的书拍了张照片发在微信上。当然，也会有路线属实而店名虚构的部分。比如在杭州的某位朋友看完小说之后，居然根据小说里描摹的地址，去西湖边找那家虚构的“梅茶馆”，绕来绕去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

这就是写小说的好玩之处，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

回到小说的主人公，就是这个深夜突然出现在我微信里的泽郎，神秘又诡异，仿佛从天而降，又有点空穴来风。他无缘无故的出现让我想起里尔克在《严重时刻》里所状描的几句诗：

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，

无缘无故在世上走，

走向我。

这个“无缘无故在世上走”的人，是他，也是我，或者，也是所有人。要不是我在五年前“无缘无故”走到不丹去听来这个故事，并把它写出来，这个叫泽郎的人，此刻就不会“无缘无故”地走向我。如果仅仅是来索要一本书，那倒没什么，可是，我总有点担心，会不会发生些别的什么事儿。

怎么说呢，小说的主人公是他，但也不是他。小说里所有状描的细节和经历，都和现在的泽郎毫无关系，都是经过虚构想象出来的。但我又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小说的源头却是因他和他的故事而起。

生活总会有惊奇和意外突然而至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会孩子气地觉得生活总在前面，就在前面的某处准备给我一个惊奇或者某种意外。而生活确实也常常如此。就如这个夜晚，泽郎的出现就是一份惊奇。

然而惊奇并非惊喜。倒有点让我心生不安和惶然。为什么不安，却又说不清楚。直觉告诉我这并不是一件令人喜悦的好事。也许是我过于敏感。出于一种本能的